

火，來攻水寨。忽聽得士卒報道：「後梢舵上一人，高叫將軍表字。」韓當細聽，但聞高叫：「公義救我！」當曰：「此黃公覆也。」急叫救起。見黃蓋負箭著傷，咬出箭桿，箭頭陷在肉內。韓當急爲脫去溼衣，用刀剜出箭頭，扯旗束之，脫自己戰袍與黃蓋穿了，先令別船送回大寨醫治。原來黃蓋深知水性，故大寒之時，和甲墮江，也逃得性命。

卻說當日滿江火滾，喊聲震地。左邊是韓當、蔣欽兩軍，從赤壁西邊殺來；右邊是周泰、陳武兩軍，從赤壁東邊殺來；正中是周瑜、程普、徐盛、丁奉大隊船隻都到。火須兵應，兵仗火威。此正是三江水戰，赤壁鏖兵。曹軍著槍中箭火焚，水溺者不知其數。

詩 赤壁

杜 牧

折戟沈沙鐵未消，自將磨洗認前朝。東風不與周郎便，銅雀春深鎖二喬。

一一 核舟記

魏學洵

明有王叔遠者，能以徑寸之木，爲宮室、器皿、人物，以至鳥獸、木石，罔不<sub>1</sub>因勢象形，各具

情態嘗貽余核舟一，蓋<sup>2</sup>大蘇泛赤壁云。

舟首尾長約八分有奇，高可二黍許。中軒敞者爲艙，箚篷覆之。旁開小窗，左右各四，共八扇。啓窗而觀，雕欄相望焉。閉之則右刻「<sup>3</sup>山高月小，水落石出」，左刻「<sup>4</sup>清風徐來，水波不興」，石青<sup>5</sup>糝之。

船頭坐三人：中峨冠而多髯者爲東坡，<sup>6</sup>佛印居右，<sup>7</sup>魯直居左。蘇黃共閱一手卷：東坡右手執卷端，左手撫魯直背；魯直左手執卷末，右手指卷，如有所語。東坡現右足，魯直現左足，身各微側，其兩膝相比者，各隱卷底衣褶中。佛印絕類<sup>8</sup>彌勒，袒胸露乳，矯首昂視，神情與蘇黃不屬。臥右膝，詘右臂支船，而豎其左膝；左臂挂念珠倚之，<sup>9</sup>珠可歷歷數也。

舟尾橫臥一楫，楫左右，舟子各一人：居右者，<sup>9</sup>椎髻仰面，左手倚一衡木，右手攀右趾，若嘯呼狀；居左者，右手執蒲葵扇，左手撫爐，<sup>10</sup>爐上有壺，<sup>10</sup>其人視端容寂，若聽茶聲然。

其船背稍<sup>11</sup>夷，則題名其上，文曰：「<sup>12</sup>天啓壬戌秋日，虞山王毅叔遠甫刻」，細若蚊足，鈎畫了了，其色墨。又用篆章一文，曰：「初平山人」，其色丹。

通計一舟：爲人五，爲窗八，爲箚篷，爲楫，爲爐，爲壺，爲手卷，爲念珠各一；對聯題名並篆文，

爲字共三十有四；而計其長曾不盈寸，蓋簡桃核修狹者爲之。噫，技亦靈怪矣哉。

## 一一一 大同雲岡石窟佛像記

袁希濤

大同<sup>1</sup>雲岡石窟造像，與洛陽<sup>2</sup>伊闕造像相輝映。伊闕佛像見之<sup>3</sup>，金石家遊覽家之紀載者，不勝枚舉。獨雲岡石窟，知者頗鮮。豈以地當塞北，士大夫蹤跡罕及故歟？<sup>4</sup>京綏鐵路既闢，中外旅行家漸有齒及斯窟者。

中華民國八年六月七日，余發<sup>5</sup>京師，及暮，抵大同。翌晨僱車西行，歷村落二、三，計三十里而達雲岡。道中十之六、七屬坦途，十之一、二陟山坡，又十之一、二則行河牀中。距十里內外，遙望平岡<sup>6</sup>，逶迤如一抹青雲，橫亙地平線上，知命名之所由來也。

漸近則有層樓聳然，掩護岡外，碧瓦飛甍，引人注目，卽今所謂石佛寺是也。寺就石窟建四層樓二座，<sup>7</sup>丹雘猶未剝蝕。又西，五層樓一，則久失葺治，<sup>8</sup>榱桷漸有欹勢。三樓各就一窟修建，其上通光入窟，窟中大佛高者約五、六尺，窟之寬廣最大者徑六、七丈，其小者三、四丈，略如佛殿。四壁琢大小佛無數，及浮屠、幡幢、寶蓋等種種形式，多施以采色。大佛則金身燦然未

褪，但積塵久未，祇除矣。

三樓以西，又有五大窟。窟外石質多剝蝕，窟中則猶完好，采色頗鮮明，僧言光緒十七年曾加修繕故也。窟中規制各不相同，有中作一塔狀琢佛無算者，有中坐一大佛或數佛者，有作內外二重之複殿式者。其四壁則皆琢種種法像，不能以數計。

既復繞出寺外，囑一僧導以西行，又有大窟十餘，多已<sup>10</sup>隳壞。窟外石柱、石壁大都傾倒，有半身大像顯露於外，雕琢精美，非寺內各像已爲丹漆塗飾失去真相者所可比。但貧民就石窟營土屋以居者，幾於<sup>11</sup>鱗次櫛比，無復莊嚴清淨氣象。又西有小窟不計數，亦多隳壞。既返寺，又東行，亦有已隳壞之大小石窟一、二十以上。

統計雲岡逶迤里許，大小石窟以數百計。佛像大者數丈，小者數寸，巧算不能<sup>12</sup>稽其數，誠歷史上、宗教上、美術上之巨構也。

一三二 醉翁亭記

歐陽修

環<sup>1</sup>滁皆山也。其西南諸峯，林壑尤美。望之蔚然而深秀者，<sup>2</sup>琅邪也。山行六七里，漸聞

水聲<sup>3</sup>潺潺，而瀉出於兩峯之間者，<sup>4</sup>讓泉也。峯回路轉，有亭翼然，臨於泉上者，醉翁亭也。作亭者誰？山之僧<sup>5</sup>智僊也。名之者誰？太守自謂也。太守與客來飲於此，飲少輒醉，而年又最高，故自號曰醉翁也。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間也。山水之樂，得之心而寓之酒也。

若夫日出而林霏開，雲歸而巖穴暝，晦明變化者，山間之朝暮也。野芳發而幽香，佳木秀而繁陰，風霜高潔，水落而石出者，山間之四時也。朝而往，暮而歸，四時之景不同，而樂亦無窮也。

至於負者歌於<sup>6</sup>塗，行者休於樹，前者呼，後者應，<sup>7</sup>偃僂提攜，往來而不絕者，滁人遊也。臨谿而漁，谿深而魚肥；釀泉爲酒，泉香而酒冽；山肴野蔌，雜然而前陳者，太守宴也。宴酣之樂，非絲非竹，<sup>8</sup>射者中，<sup>9</sup>弈者勝，<sup>10</sup>觥籌交錯，起坐而誼譁者，衆賓懽也。蒼顏白髮，頽然乎其間者，太守醉也。

已而夕陽在山，人影散亂，太守歸而賓客從也。樹林陰翳，鳴聲上下，遊人去而禽鳥樂也。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，而不知人之樂；人知從太守遊而樂，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。醉能同樂，醒能述以文者，太守也。太守謂誰？廬陵歐陽修也。

# 一四 綠

朱自清

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時候，我驚詫於梅雨潭的綠了。梅雨潭是一個瀑布潭，仙岩有三個瀑布，梅雨潭最低。走到山邊便聽見花花花花的聲音；抬起頭，鑲在兩條溼溼的黑邊間的，一帶白而發亮的水便呈現於眼前了。我們先到梅雨亭。梅雨亭正對著那條瀑布，坐在亭邊，不必仰頭，便可看見它的全體了。亭下深深的便是梅雨潭。這個亭踞在突出的一角的岩石上，上下都空空兒的；彷彿一隻蒼鷹展著翼翅浮在天宇中一般。三面都是山，像半個環兒擁著；人如在井底了。這是一個秋季的薄陰天氣，微微的雲在我們頂上流著；岩面與草叢都從潤溼中透出幾分油油的綠意。而瀑布也似乎分外響了。那瀑布從上面沖下，鬚髯已被扯成大小的幾<sub>2</sub>綵；不復是一幅整齊而平滑的布。岩上有許多棱角；瀑流經過時，作急劇的撞擊，便飛花碎玉般亂濺著了。那濺著的水花，晶瑩而多芒；遠望去，像一朵朵小小的白梅，微雨似的紛紛落著。據說這就是梅雨潭之所以得名了。但我覺得像楊花，格外確切些。輕風起來時，點點隨風飄散；那更是楊花了。——這時偶然有幾點送入我們溫暖的懷裏，便倏的鑽了進

去，再也尋它不著。

梅雨潭閃閃的綠色招引著我們；我們開始追捉她那離合的神光了。揪著草，攀著亂石，小心探身下去，又鞠躬過了一個石穹門，便到了汪汪一碧的潭邊了。瀑布在襟袖之間，但我的心中已沒有瀑布了。我的心隨潭水的綠而搖蕩，那醉人的綠呀！鬚鬚一張極大極大的荷葉鋪著，滿是奇異的綠呀。我想張開兩臂抱住它；但這是怎樣的一個妄想呀。——站在水邊望到那面，居然覺著有些遠呢！這平鋪著、厚積著的綠，著實可愛，它鬆鬆的皺，<sup>3</sup> 纈著，像少婦拖著的裙幅；它滑滑的明亮著，像塗了「明油」一般。有雞蛋青那樣軟，那樣嫩，令人想著所會觸過的最嫩的皮膚……它又不雜些兒塵滓，宛然一塊溫潤的碧玉，只清清的一色——但你卻看不透它。——我曾見過北平<sup>4</sup> 十刹海拂地的綠楊，脫不了鵝黃的底子，似乎太淡了。我又曾見過杭州<sup>5</sup> 虎跑寺近旁高峻而深密的「綠壁」，叢壘著無窮的碧草與綠葉的，那又似乎太濃了。其餘呢，西湖的波太明了，秦淮河的又太暗了。我怎樣比擬得出呢。大約潭是很深的，故能蘊蓄著這樣奇異的綠；鬚鬚蔚藍的天融了一塊在裏面似的，這才這般的鮮潤呀。——那醉人的綠呀。我若能裁你以爲帶，我將贈給那輕盈的舞女，她必能臨風飄舉

了。我若能<sup>6</sup> 挹你以爲眼，我將贈給那善歌的盲妹，她必明眸善<sup>7</sup> 睐了。我捨不得你！我怎捨得你呢？我用手拍著你，撫摩著你，如同一個十二、三歲的小姑娘。我又<sup>8</sup> 掬你入口，便是吻著你了。我送你一個名字，我從此叫你「女兒綠」，好嗎？

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時候，我不禁驚詫於梅雨潭的綠了。

## 一五 北堂侍膳圖記

朱琦

姚湘波先生以所繪北堂侍膳圖示余：圖廣四尺，縱一尺；修竹古木，<sup>1</sup> 翳然庭宇。素衣練裙，怡然坐於堂上者，爲其母沈太夫人；面白晳，微髭而侍側者，卽湘波先生；稍左，肩隨而立，爲其弟湘舟；其右，面微俯，<sup>2</sup> 嶷然而秀出者，爲其季弟湘漁。余曰：「天下之至樂，無有逾於此者矣！人孰不有此樂？然往往其當境者，視爲固然，無足異也。」

猶記琦少時，侍<sup>3</sup> 先大夫飯，有饋蒸豚者；琦方自塾中歸，先大夫謂琦曰：「汝今日書熟乎？以啖汝。」回顧吾弟，牽衣立母旁；<sup>4</sup> 先大母年八十，扶杖相視而笑，以爲人生骨肉歡然聚處，恆如是。及長，更歷憂患，顛頓狼狽，奔走道途，忽忽已二十年；今獨吾母張太宜人在耳。余又

以宦遊京師，太宜人道遠不果來，弟及諸姪，南北乖隔，每於中夜，徬徨卻顧，不獨兒時意象，邈難再得，卽曩昔家居骨肉聚處之樂，亦<sup>5</sup>惘然如夢，不可追憶。覽是圖，不能不慨然而歎也。

先生以某年官<sup>6</sup>翰林，改<sup>7</sup>銓部，<sup>8</sup>奉贈公諱歸江南。今年春，復供職來京。太夫人憚於遠涉，不獲迎侍。先生所處之境，其有與余同者耶！

嗟乎！世之遠遊而不克顧養者多矣！今先生獨睠睠於此，且爲之圖以示不忘。余旣重先生之誠，且誌余感，而又以爲世之遠遊而忘其親者戒也，迺爲之記。

## 一六 須砥課誦圖序

王拯

<sup>1</sup>須砥課誦圖者，不材拯官京師日之所作也。拯之官京師，姊<sup>2</sup>劉在家奉其老姑，不能來就弟養。今姑歿矣，姊復寄食寧氏姊於廣州，阻於遠行。拯自始官日蓄志南歸，以迄於今，<sup>3</sup>顛頓荒忽，瑣屑自牽，以不得遂其志。

念自七歲時，<sup>4</sup>先妣歿，遂來依姊氏。姊適新寡，又喪其遺腹子，<sup>5</sup>煢煢獨處，屋後小園數丈餘，嘉樹蔭之。樹蔭有屋二椽，姊攜拯居焉。拯十歲後，就塾師學，朝出而暮歸，比夜，則姊恆執

女紅，<sup>6</sup> 篝一燈使拯讀其旁。夏苦熱，輟夜課，天黎明，輒呼拯起，持小几就園樹下讀。樹根安二巨石，一姊氏擣衣以爲礎，一使拯坐而讀。日出，乃遣入塾。故拯幼時每朝入塾，所讀書乃熟於他童。或夜讀倦，稍逐於嬉遊，姊必涕泣告以母氏<sup>7</sup> 劬勞瘁死之狀。且曰：「汝今弗勉學，母氏地下戚矣！」拯哀懼，泣告姊後無復爲此言。

嗚呼！拯不材，年三十矣，念十五、六時，猶能執一卷就姊讀，日<sup>8</sup> 惴惴於悲思憂戚之中，不敢稍自放逸。自二十後出門，<sup>9</sup> 行身居業，日卽荒怠，念姊氏教不可忘，故爲圖以自警。冀使其身依然日讀姊氏之側，庶免其墮棄之日深，而終於無所成也。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秋九月爲之圖者，陳君名鑠，爲余<sup>10</sup> 丁酉同歲生也。

## 一七 藕與蓴菜

葉紹鈞

與朋友喝酒，嚼著薄片的雪藕，忽然懷念起故鄉來了。若在故鄉，每當新秋的早晨，門前經過許多鄉人：男的臂膊紫赤，小腿肌肉突起，軀幹高大而且挺直，使人起康健的感覺。女的往往裹著白地青花的頭布，雖然赤脚，卻穿短短的夏布裙，軀幹固然不及男的那樣高，但是

別有一種康健的美的風致。他們挑著一副擔子，盛著鮮嫩玉色的長節的藕，在藕的家鄉的池塘裏，在城外曲曲彎彎的小河裏，他們把這些藕一濯再濯，所以這樣潔白，髣髴他們以爲這是供人體味的高品的東西。這是清晨的圖畫裏重要的題材，假若鮮藕滿塗污泥，便把人家欣賞的渾凝之感打破了，這是一件罪過的事情，他們不願意擔在身上，故而先把藕濯得這樣潔白了，才挑進城裏來。他們想要休息的時候，就把竹扁擔橫在地上，自己坐在上面，隨便揀擇擔裏的過嫩的藕槍或是較老的藕朴，大口的嚼著解渴。走過的人便站住了，紅衫的小姑娘揀一節，白髮的老公公買兩支；於是清淡的、甘美的滋味，普徧於家家且人人了這種情形，差不多是平常的日課，直要到葉落深秋的時候。

在這裏，藕這東西幾乎是珍品了。大概也是從我們的故鄉運來的，但是數量不多，自有那些伺候豪華公子、<sup>1</sup>碩腹鉅賈的幫閒茶房們把大部分搶去了，其餘的便要供在大一點的水果鋪子裏，位置在<sup>2</sup>金山蘋果、<sup>3</sup>呂宋香芒之間，專<sup>4</sup>待善價而沽。至於挑著擔子在街上賣的，也並不是沒有；但不是瘦得像乞丐的臂腿，便澀得像未熟的柿子，實在無從欣羨因此，除了僅有的一回。我們今年竟不會吃過藕。

這僅有的一回不是買來吃的，是鄰舍送給我們吃的。他們也不是自己買的，是從故鄉來的親戚帶來的。這藕離開它的家鄉大約有好些時候了，所以不復呈玉樣的顏色，卻滿被著許多鏽斑。削去皮的時候，刀鋒過處，很不順爽；切成片，送入口裏，嚼著頗有些甘味，但沒有一種鮮嫩的感覺，而且似乎含了滿口的渣。第二片就不想吃了。只有孩子很高興，他把這許多片吃完，居然有半點鐘工夫不再作別種的要求。

因爲想吃藕，又聯想到蕓菜。在故鄉的春天，幾乎天天吃蕓菜。它本來沒有味道，味道全在於好的湯。但這嫩綠的顏色與豐富的詩意，無味之味真是令人心醉呢。在每條街旁的小河裏，石埠頭總歇著一、二條沒篷船，滿艙盛著蕓菜，是從太湖裏去撈來的。像這樣的取求很便，當然能得日餐一盃了。

而在這裏又不然，非上館子就難以吃到這東西。我們當然不上館子，偶然有一、二回去擾朋友的酒席，卻又不是蕓菜上市的時候，所以今年竟不會吃過。直到最近，伯祥的杭州親戚來了，送他幾瓶裝瓶的西湖蕓菜，他送我一瓶，我才算也嘗了新了。

自來不戀故鄉的我，想到這裏覺得故鄉可愛極了。我自己也不明白，爲甚麼會起這麼

深濃的情緒？再一思索，實在很淺顯的：因爲在故鄉有所戀，而所戀又惟在故鄉有，便縈著繫著，不能離舍了。譬如親密的家人在那裏，知心的朋友在那裏，怎得不留戀？怎得不懷念？但是僅僅爲了愛故鄉嗎？不是的，不過在故鄉的幾個人把我們牽著罷了。若無所牽，更何所戀？像我現在，偶然被藕與蓴菜所牽，所以便懷念起故鄉來了。所戀在那裏，那裏就是我們的故鄉了。

## 一八 梧桐

李漁

梧桐一樹，是草木中一部<sup>1</sup>編年史也；舉世習焉不察，予特表而出之。

花木種自何年，爲壽幾何歲，詢之主人，主人不能知，詢之花木，花木不能答；謂之忘年交則可。予以知時達務則不可也。梧桐不然，有節可紀；生一年，紀一年。樹有樹之年，人即紀人之年；樹小而人與之小，樹大而人隨之大；觀樹即所以觀身。<sup>2</sup>易曰：「觀我生進退。」欲觀我生，此其資也。

予<sup>3</sup>垂髫種此，即於樹上刻詩以紀年。每歲一節，即刻一詩，惜爲<sup>4</sup>兵燹所壞，不克有終。

猶記十五歲刻桐詩云：

小時種梧桐，桐葉小於艾，  
簪頭刻小詩，字瘦皮不壞。  
剎那十五年，桐大字亦大；  
桐字已如許，人大復何怪！  
還將感歎詞，刻向前詩外。  
新字日相催，舊字不相待；  
顧此新舊痕，而爲悠忽戒。

此予幼年著作，因說梧桐，偶爾記及，不則竟忘之矣。卽此一事，便受梧桐之益，然則編年之說，豈欺人語乎！

一九 馬伶傳

侯方域

馬伶者，金陵梨園部也。金陵爲明之留都，社稷百官皆在，而又當太平盛時，人易爲樂。

其士女之間<sup>2</sup>桃葉渡遊<sup>3</sup>雨花臺者，趾相錯也。梨園以技鳴者，無慮數十輩，而其最著者二：曰興化部，曰華林部。

一日，新安賈合兩部爲大會，徧徵金陵之貴客文人，與夫妖姬靜女，莫不畢集。列興化於東肆，華林於西肆。兩肆皆奏<sup>4</sup>鳴鳳所謂椒山先生者。迨半奏<sup>5</sup>，引商刻羽，抗墜疾徐，並稱善也。當<sup>6</sup>兩相國論河套，而西肆之爲嚴嵩相國者曰李伶，東肆則馬伶。坐客乃西顧而歎，或大呼命酒，或移更近之，首不復東。未幾，更進，則東肆不復能終曲。詢其故，蓋馬伶恥出李伶下，已易衣遁矣。

馬伶者，金陵之善歌者也。旣去，而興化部又不肯輒以易之，乃竟輟其技不奏。而華林部獨著。

去後且三年，而馬伶歸，徧告其故侶，請於新安賈曰：「今日幸爲開譙，招前日賓客，願與華林部更奏鳴鳳，奉一日歡。」

旣奏已而論河套，馬伶復爲嚴嵩相國以出。李伶忽失聲，匍匐稱弟子。興化部是日遂凌出華林部遠甚。

其夜，華林部過馬伶曰：「子，天下之善技也，然無以易李伶。李伶之爲嚴相國，至矣；子又安從授之而掩其上哉？」

馬伶曰：「固然，天下無以易李伶，李伶又不肯授我。我聞今相國崑山，顧秉謙者，嚴相國儔也。我走京師，求爲其門卒三年，日侍崑山相國於朝房，察其舉止，聆其語言，久乃得之，此吾之所爲師也。」

華林部相與，羅拜而去。

馬伶名錦，字雲將，其先西域人，當時猶稱馬回回云。

## 二〇 大鐵椎傳

魏 禧

大鐵椎，不知何許人；北平陳子燦省兄河南，與遇宋將軍家。宋，懷慶青華鎮人，工技擊，七省好事者皆來學，人以其雄健，呼宋將軍云。宋弟子高信之，亦懷慶人，多力善射，長子燦七歲少同學，故嘗與過宋將軍。時座上有健啖客，貌甚寢，右脅夾大鐵椎，重四五十斤，飲食拱揖不暫去，柄鐵摺疊環複如鎖上練，引之長丈許。與人罕言語，語類楚聲。問其鄉及姓字，皆不答。

既同寢，夜半，客曰：「吾去矣。」言訖不見。子燦見窗戶皆閉，驚問信之。信之曰：「客初至時，不冠不襪，以藍手巾裹頭，足纏白布，大鐵椎外，一物無所持，而腰多白金。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。」子燦寐而醒，客則鼾睡炕上矣。

一日，辭宋將軍曰：「吾始聞汝名，以爲豪，然皆不足用。吾去矣。」將軍彊留之。乃曰：「吾嘗奪取諸響馬物，不順者輒擊殺之。衆魁請長其羣，吾又不許，是以讐我。久居此，禍必及汝。今夜半，方期我決鬥某所。」宋將軍欣然曰：「吾騎馬挾矢以助戰。」客曰：「止！賊能且衆，吾欲護汝，則不快吾意。」宋將軍故自負，且欲觀客所爲，力請客。客不得已，與偕行。將至門處，送將軍登空堡上，曰：「但觀之，慎弗聲，令賊知汝也。」時雞鳴月落，星光照曠野，百步見人。客馳下，吹<sub>3</sub>觱篥數聲。頃之，賊二十餘騎四面集，步行負弓矢從者百餘人。一賊提刀縱馬奔客，曰：「奈何殺吾兄？」言未畢，客呼曰：「椎！」賊應聲落馬，馬首盡裂。衆賊環而進，客從容揮椎，人馬四面仆地下，殺三十餘人。宋將軍屏息觀之，<sub>5</sub>股栗欲墮。忽聞客大呼曰：「吾去矣！」地塵且起，黑煙滾滾東向馳去，後遂不復至。

魏禧論曰：「<sub>6</sub>子房得力士，椎秦皇帝博浪沙中；大鐵椎其人歟？天生異人，必有所用之。」

予讀陳同甫中興遺傳，豪俊俠烈魁奇之士，泯泯然不見功名於世者，又何多也！豈天之生才不必爲人用歟？抑用之自有時歟？子燦遇大鐵椎，爲壬寅歲，當年三十，然則大鐵椎今四十耳。子燦又嘗見其寫市物帖子，甚工楷書也。

詩 少年行

令狐楚

家本清河住五城，須憑弓箭得功名。等閒飛鞚秋原上，獨向寒雲試射聲。

二一 瘞菊記

朱惺公

有客自武林來，貽我菊數盆，曰：「此佳種也，幸善養之。」客去，余視其盆，<sup>1</sup>麤而且裂，因另購新者移植之。連宵天雨，寒甚，余視諸花，含苞待放，瘦質<sup>2</sup>娉婷，恐不堪風雨之摧殘，乃移盆室內。未數日，花漸萎矣，意土壤之瘠也，復爲施肥；然而花終不壽，竟抱枝枯死。不數日，客復來，見諸花無一存者，狀頗惋惜，余告以故。客曰：「君不諳菊性，愛之適以害之也。菊戀故土，非時莫遷，無端移植，<sup>3</sup>斲傷之者一也；菊性耐寒，經霜愈傲，絕其風露，斲傷之者二也；菊旣萎矣，

復施以肥，是猶予癆瘵者以參苓，寧非速其死乎？<sup>4</sup>余聞其言，<sup>5</sup>瞿然起曰：「噫，余知過矣！夫菊之知戀故土者，義也；酣戰風霜者，勇也；不貪肥沃者，廉也。有此三德，余迺迫其抱屈以死，不亦過乎！」爰爲收拾殘叢，掘土<sup>6</sup>瘞之。題曰：「君子花之塚」，並繫以銘：

「維爾黃英，花國之精，性原冷淡，骨本<sup>7</sup>崢嶸；生既兀傲，死亦堅貞，宜供享乎<sup>8</sup>太廟，歷萬世以長榮！」

## 二二二 蒲公英

謝婉瑩

一月十九日晨，是雪後濃陰的天，我早起遊山，忽然在積雪中，看見了七、八朵大開的蒲公英。我俯身摘下握在手裏——真不知這平凡的小草，竟與梅、菊一樣的耐寒。我回到樓上，用條黃絲帶將這幾朵蒲公英綴將起來，編成王冠的形式。人家問我做甚麼，我說：「我要爲我的女王加冕」，說著，就隨便的給一個女孩子戴上了。

大家歡笑聲中，我只無言的臥在牀上——我不是爲女王加冕，竟是爲蒲公英加冕了。蒲公英雖是我所熟習的一種草花，但從來是被人輕忽，從來是不上美人頭的，今日因著情

不可卻，我竟讓她在美人頭上照耀了幾點鐘。

*Cassia*

蒲公英是黃色、疊瓣的花，很帶著菊花的神意。但我也<sup>1</sup>不會偏愛她。我對於花卉是普遍的愛憐，雖有時不免喜歡玫瑰的濃<sup>2</sup>，郁和桂花的清遠，而在我憂來<sup>3</sup>，無方的時候，玫瑰和桂花也一樣成爲糞土；在我心情怡悅的<sup>4</sup>，一剎那間，高貴清華的菊花，也不能來和手中的蒲公英爭奪位置。

世上的一切事物，只是百千萬面大大小小的鏡子，重重對照，反射又反射；於是世上有了這許多<sup>5</sup>，璀璨輝煌虹影般的光彩。沒有蒲公英，顯不出雛菊；沒有平凡，顯不出超絕。而且不能因爲大家都愛雛菊，世上便消滅了蒲公英；不能因爲大家都敬禮超人，世上便消滅了庸碌。即使這一切都能因著世人的愛憎而生滅，只恐到了滿山滿谷都是菊花和超人的時候，菊花的價值反不如蒲公英，超人的價值反不及庸碌了。

所以世上一物有一物的長處，一人有一人的價值。我不能偏愛，也不肯偏憎，悟到萬物相襯託的理，我只願我心如水，處處相平。我願菊花在我眼中，消失了她的富麗堂皇，蒲公英也解除了她的局促羞澀，博愛的極端，翻成淡漠。但這種普遍淡漠的心，除了博愛的小朋友，

有誰知道

二二三 固安一農婦

慧 劍

固安失陷以後，曾一度被我軍克服。我某團部在戰地裏救出了一個村婦，已經四天沒吃東西了，餓得不能說話，身上又有傷。

這是一個常型的村婦，一些特徵也沒有，可是誰都想不到她卻會手刃過七個敵兵。

她領著某團團附和一排弟兄，搜索到所住的這個村莊裏去，在她家裏找出了七具腐臭的敵尸，而門外倒著的兩具，一個是她的丈夫，一個是她的母親。

事實經過是：一天早晨，七個敵兵來敲門，爲首的一個好像很客氣，把她的丈夫帶出去，只聽到慘叫一聲，她的母親追出去看，再補上一聲慘叫。兩個敵兵笑嘻嘻的，抹著他們刺刀上的血走進來。

她知道這是甚麼事，血在燃燒，反而沒有眼淚。一個敵兵指著一口水缸，向她做手勢，意思叫她燒湯，給他們沐浴。

她不動聲色，蠢蠢的燒了湯，而且被迫著爲他們一個個擦背。她不讓臉上有一點表情，可是她已沈著的打定了主意。

浴後的敵兵，最初還是輪流休息，後來到底抵抗不了久戰的疲乏，七個人都睡得和豬一樣。

北方女子是想得到做得到的，刺刀在她的掌握中，這世界便是她的了。她挨次殺了七個——這並不是神話，是一個真實的故事——殺到第七個人時，經過了肉搏，她的左臂被拉傷；可是刺刀終於插入了那從睡夢中驚醒過來，眼中充滿了恐怖與憤恨的敵兵的心坎。完成了復仇的血祭，她便逃走了，飄蕩在這無人的孤村裏面，一直到得著我軍的救助，才吃到四天以來的第一口飯。

事後，團部把她送到某總指揮部去，總指揮獎了她二百塊錢，叫她住在保定。有些下級軍官，聽見有這一回事，都拿了衣服來找她洗滌、補綴，順便給她一點錢。

她在保定做了一時期的尊貴的澣衣婦。保定失守以後，不知道漂泊到那裏去了。

二四 東北五省區選手致第五屆全國運動會選手書

諸位同志：我們是代表淪陷的東北五個省區而來赴全國運動會的選手。我們不敢猜想諸位同志對我們作甚麼樣的感想，但我們自己實在是痛楚到萬分。因為國辱民奴，我們的父母、兄弟、姊妹，天天在東北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，我們竟不到戰場上去與敵人拚死，爭回國家同自己的人格，還來參加這樣的盛會。

然而我們也想到，假使我們不來參加，諸位竟看不見東北的旗幟，竟看不見東北健兒的身手，諸位的國喪之感，同類之悲，其痛心又當何如？所以我們冒著許多困難來了。我們眼簾映著這江南的風景，益觸動了我們家亡國破的悲哀，我們進入這莊嚴宏麗的運動場中，愈令我們想念到北陵旁邊馬蹄形的偉大建築物。「男兒有淚不輕灑，皆因未到傷心處」。我們說到此地，真是泣不成聲了。

我們這次來，如果說是來參加比賽，不如說是來報告東北的慘狀；如果說是來表演大好的身手，不如說是來宣示我們苦鬥的決心。我們謹代表我們家鄉的父老兄弟宣布說：

「東北人心不死，渴盼全國同胞早來拯救，『滿洲國』是日本人自製自戴的假面具，沒有一個中國人甘心事仇的。」我們更願大聲疾呼的說：「我們深深覺得這回國家空前巨創的病根，是由於國家不統一，各方不合作。」我們熱烈的希望這籃球場上所表現的團體合作精神，能廣播到各方面去。我們也虔誠的祈禱著，我們心目中共同競爭的錦標是恢復東北五個省區的地圖顏色。

在這個盛會之下，諸位要知道東北的慘狀嗎？我們真不知從何處說起，不過諸位看到跳高場中，從鐵釘鞋踐踏的沙土，你們正可以想像到日本人鐵蹄下被蹂躪的東北民衆；諸位看到鐵餅、標槍下所留的創痕，你們恰可當作暴敵劫掠後的東北市村。我們呢，是逃生的沙蟲。我們的生命，在敵人的眼中，真是螻蟻不如。諸位關於東北的慘痛，請原諒我們，便祇能這樣的報告了。如果必欲我們作詳盡的敘述，恐諸位惟有看到些眼淚，聽到些哭聲。

但是，我們是有信念的！我們的信念，被這全運會的熱烈空氣刺激著，被諸位的同情鼓勵著，倍愈堅強。我們的信念便是：中國有四千年的歷史文物，有四萬萬忍苦耐勞的同胞，擁著偌大的豐富土地，天理不容我們亡國。再看看各位同志，<sup>2</sup>龍驤虎躍的英姿，<sup>3</sup>挾山超海

的氣魄，更不像具有亡國的條件。我們的絕大信心，便是中國不會亡，東北不會亡。<sup>4</sup>多難可以興邦，<sup>5</sup>三戶可以亡秦，諸位同志，我們今日要宣誓共同奮鬥，去奪取我們偉大的錦標，——光復東北五省區。

最後，我們願代表東北父老兄弟，謝謝政府及同胞二年來對我們的同情及援助。遼、吉、黑、熱、哈五省區選手敬叩。

## 二五 巴黎觀油畫記

薛福成

光緒十六年春。閏二月甲子，余遊巴黎蠟人館。見所製蠟人，悉仿生人，形體、態度、髮膚、顏色、長短、豐瘠，無不畢肖。自王公卿相以至工藝雜流，凡有名者，往往留像於館。或立，或臥，或坐，或俯，或笑，或哭，或飲，或博，驟視之，無不驚爲生人者。余亟歎其技之奇妙。

譯者稱：「西人絕技，尤莫逾油畫。盍馳往油畫院一觀。普法交戰圖乎？」

其院爲一大圓室，以巨幅懸之四壁，由屋頂放光明入室。人在室中，極目四望，則見城堡、岡巒、溪澗、樹木，森然布列。兩軍人馬，<sup>4</sup>雜遝，馳者，伏者，奔者，追者，開槍者，燃礮者，舉大旗者，挽

礮車者，絡繹相屬。每一巨彈墜地，則火光迸裂，煙燄迷漫。其被轟擊者，則斷壁危樓，或黔其廬，或赭其垣；而軍士之折臂、斷足、血流殷地，偃仰僵仆者，令人目不忍觀。仰視天，則明月斜挂，雲霞掩映；俯視地，則綠草如茵，川原無際。幾自疑身外卽戰場，而忘其在一室中者。迨以手捫之，始知其爲壁也，畫也，皆幻也。

余問：「去人好勝，何以自繪敗狀，令人氣喪若此？」譯者曰：「所以昭炯戒，激衆憤，圖報復也。」則其意深長矣！夫普法之戰，迄今雖爲陳迹，而其事信而有徵。然則此畫果真邪，幻也？幻者而同於真邪？真者而託於幻邪？斯二者蓋皆有之。

## 二六 紅海上的一幕

孫福熙

太陽做完了竟日普照的事業，在萬物送別他的時候，他還顯出十分的壯麗。他披上紅袍，光耀萬丈。雲霞布陳，換起與主將一色的制服，聽候號令。盡天所覆的大圓鏡上，鼓起微波，遠近同一節奏的輕舞，以歌頌他的功德，以惋惜他的離去。

景物忽然變動了。雲霞移轉，歌舞緊急，我戰戰兢兢的凝視，看宇宙間將有何種變化。

太陽驟然躲入一塊紫雲後面了。海面失色立即轉爲幽暗。彩雲驚懼，裹足不敢喘息。金線萬條，透射雲際，使人領受最後的恩惠——然而他又出來了。他之藏匿是欲緩和人們在他去後的相思的。

我俯首看自己，見是照得滿身光彩。正在欣幸而慚愧，回頭看見我的青影，從船上投射海中，眼光跟了他過去。在無盡遠處。窺見紫幃後的圓月。

天生麗質，羞見人世，她啓幕輕步而上；四顧靜寂，不禁遲回。海如青絨的地毯，依微風的韻調，而抑揚吟詠。薄靄是紫絹的背景，襯托皎月，愈顯丰姿。青雲侍側，桃花覆頂，在這時候，她預備她靈感一切的事業了。

我漸漸的仰頭上去，看紅雲漸淡而漸青，經過天中，沿弧線而下，青天漸淡而漸紅，太陽就在這紅雲的中間。月與日正在船的左右，而我們是向正南進行——海行九天以來至現在始辨方向。

我很勇壯，因爲我飽餐一切色彩；我很清醒，因爲我暢飲一切光輝。我爲我的朋友們喜悅；他們所屬望的我，在這富有壯麗與優秀的大宇宙中了！

水面上的一點日影漸與太陽的圓球相接而相合，迎之而去了。太陽不想留戀，誰也不能挽留；空虛的舞臺上惟留光明的小雲，在可羨的布景前閃爍，聽滿場的鼓掌。

月亮是何等的圓潤啊，遠勝珠玉。她已高升，而且已遠比初出時明亮了。她照臨我，投射我的影子到無盡遠處，追上太陽。月光是太陽的返照，然而她自有風格，絕不與太陽同德性。涼風經過她的旁邊，裙釵搖曳，而她的目光愈是清澈了。她柔撫萬物，以靈魂分給他們，使各自自然的知道填入詩句，合奏她新成的曲調。此時惟有皎潔，惟有涼爽，從氣中，從水上，縹緲宇內。這是安慰，這是休息。這樣的直至太陽再來時，再開始大家的工作。

## 二七 沈雲英傳

夏之蓉

雲英者，沈將軍至緒女也。將軍守備<sup>1</sup>道州，<sup>2</sup>張獻忠破武昌，過洞庭而西，勢張甚；未幾攻圍道州，將軍戰歿。雲英年十七，告州人曰：「賊雖累勝，然皆<sup>3</sup>烏合，不足畏。吾女子，義不忍與賊俱生；吾爲父死，諸公爲鄉里死，卽道州可完，孰與乞命狂賊之手？坐視妻<sup>4</sup>若子爲虜乎？」衆壯其意，皆曰：「諾。」

城門開雲英甲而馳，一城人奮起隨之，直前擊賊。賊駭亂，出不意，皆自相蹂藉以奔，遂解道州圍。獲父尸，城中人皆5縞素，助雲英成喪。時賊所過，城6率不戰下，而以死全道州城者，雲英父子也。

郡守上功，詔贈至緒7副總兵，加雲英8游擊將軍，坐父署守道州。

雲英，會稽人也。距今百餘年，道州祠祀麻灘，四時不絕。

## 二八 秋瑾女俠傳略

陳去病

秋瑾，字璿卿，浙江紹興人也。家世仕宦，故君生於閩。稍長，讀書，通大義，嫻於辭令，工詩文詞，著作甚美。又好劍俠傳，習騎馬，善飲酒，慕1朱家、郭解之爲人，明媚2倜儻，儼然3花木蘭、秦良玉之倫也。旋客湖南湘潭，湘有富紳王氏，方爲子求婚，聞其賢，聘之。因適王氏，爲王廷鈞婦，生男女各一。男曰沅德，女曰燦芝。而廷鈞納資爲郎，偕君入京師，因得識其夫同官廉泉妻桐城吳夫人芝瑛，文采昭曜，盛極一時，見者咸驚以爲珊瑚玉樹之齊輝而並美也。時天下喪亂，內外交鬪，而中朝政治，日益4窳敗，士習民風，奢侈踰度，競爲5靡靡，幾忘

國勢之日落而深讐大恥之亟宜報也。因日夜戚戚。至甲辰夏，遽脫所御章服及裳佩之屬，悉贈諸芝瑛，而東赴日本留學焉。會孫中山先生方創同盟會於江戶，以君抱負弘遠，首邀之入會。自是更字競雄，號鑑湖女俠，日以物色人材爲職志。江浙志士與君相識者，咸由君介紹入同盟會，而同盟會乃大張。間又與諸女士重興共愛會，而已爲之長。隆譽日起。留東學子，慕君者衆，每大會集，輒邀君與俱。君亦負奇磊落，往會必摳衣登壇，多所陳說，其辭淋漓悲壯，撼人心魂，與聞之者，鮮不感動愧赧，而繼之以泣也。

當是時留東學生日益多，其議論咸慷慨激烈，以革命爲歸。清廷患之甚，乃陰嗾日本禁止之。於是日校乃定取締留學規則。事聞，學生大噪，君尤憤甚，率同志歸國，得識石門徐夫人自華，留主潯溪女學，許異姓骨肉焉。是夏之浙東，陰求死士，得呂東昇諸人，還至南潯。定計將往爪哇，會病未果。因留上海，居虹口厚德里，爲同盟會員往來通問地。嘗與陳墨峯同造炸彈，忽藥性爆裂，聲震屋瓦，君與墨峯皆被創甚重，里巷驚駭，幾爲警兵所逮，以無左證，得免。遂發刊中國女報，識者韙焉。

明年丁未歸紹興，主明道女學及大通體育會。體育會者，徐錫麟之所創，而君爲之主。